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二 起顯王元年盡顯王四十八年

顯王 十一家謚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于天曰顯百辟惟刑曰顯 在位四十八年

癸丑元年 秦獻公十七年楚宣王二年齊威王十一年趙成侯七年魏惠王韓懿侯三年燕桓公五年 齊伐魏取觀津 康曰齊代魏魏惠王請獻觀以和師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畔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也此其魏之觀津與徐廣曰觀今衛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扈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 趙侵齊取長城 劉昭志濟北盧縣有長城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即此 是歲秦櫟陽雨金自四月至八月

甲寅 二年 秦獻公十八年楚宣王三年齊威王十二年趙成侯八年魏惠王韓懿侯四年燕桓公六年

乙卯 三年 秦獻公十九年楚宣王四年齊威王十三年趙成侯九年魏惠王韓懿侯五年燕桓公七年

魏韓會於宅陽 水經注曰祭澤之際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北宅即此宅陽城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十七里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 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公遷殷民於此謂之成周班志屬河南郡

丙辰 四年 秦獻公二十年楚宣王五年齊威王十四年趙成侯十年魏惠王韓懿侯六年燕桓公八年

魏伐宋

丁巳 五年 秦獻公二十一年楚宣王六年齊威王十五年趙成侯十一年魏惠王韓懿侯六年燕桓公九年

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 水經註馮翊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堯門山俗名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爲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補註一統志云石門在今平陽府解州東南白徑嶺路中條山通陝州道山嶺參天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 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 黼者刺繡爲斧形黻者刺繡爲兩己相背 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戊午 六年 秦獻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七年齊威王十六年趙成侯十二年魏惠王韓懿侯八年燕桓公十年

己未七年（秦獻公二十三年，楚宣王八年，齊威王十七年，趙成侯十三年，魏惠王、韓懿侯九年，燕桓公十一年。）魏將公叔痤敗韓師、趙師於澮（括地志：澮水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痤，坐禾翻。）擒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彊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為百四十萬。

秦、魏戰於少梁（班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曰：本梁國，爲秦

所滅王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日魏有大梁故此稱少以別之○少梁卽今之韓城縣 魏師敗績獲公孫痤左傳師大崩日敗績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索隱曰孝公名渠梁 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爲長安南山至於秦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 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鄒滕薛郳等國區於其閒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郳音倪 魏楚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封邑班志屬京兆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註洱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水南出秦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幷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郡漢屬益州自晉以後爲梁州巴卽春秋巴子之國漢爲巴郡屬益州唐爲巴黔渠果諸州之地黔中漢爲牂柯郡之地唐爲黔中節度○黔音琴巴卽今之重慶府黔中卽今之常德府 皆以夷

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彊秦

歷八年秦孝公燕文公元年楚宣王九年齊威王十八年趙成侯十四年魏惠王韓懿侯十年彗星見西方宋均注云彗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彊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楊約占云其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大率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不久則災淺

秦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岐山周太王所邑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雍縣屬扶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亂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賂又閉秦糴穆公伐晉執惠公既而歸之始征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為王畿八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補註雍讀作擁以有東殽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故名曰雍○岐即今之鳳翔府雍在今鳳翔縣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

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卒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鼂圍懷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為簡公簡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迎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始治櫟陽徐廣註曰即漢萬年縣余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後漢始省併宋白曰櫟陽秦舊縣漢高祖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漢省櫟陽縣入萬年縣後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鄣郡宣武又分置廣陽縣周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竝移隸奉先縣以奉景陵○櫟音藥櫟陽即今之萬年鎮在臨潼縣北五十里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

上抑下令於六經說者曰刑刑家名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即申學兩家術耳公孫非姓氏以其先出於衛父爲衛侯則稱爲公子孫爲衛侯則稱爲公孫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諱死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有中庶子有舍人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旣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讓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吾吾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遂任以國事

辛酉九年秦孝公燕文公二年楚宣王十年齊威王十九年趙成侯十五年魏惠王韓懿侯十一年魏惠王會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音謙又上聲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

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顯王十年秦孝公燕文公三年楚宣王十一年齊威王二十年趙成侯十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十二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未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劉邵爵制曰春秋時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獵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啓代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州長鄉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為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

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裨音頻 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發則九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康曰司猶管也爲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以連坐罪也見知乃漢法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 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 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漢法除其賦稅役皆謂之復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

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室至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宗室非有軍功論論議也有戰功之可論也不得為屬籍稱連劉目集覽論不得為屬籍為句屬籍宗屬之籍也孔穎達曰謂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程大昌演繁露曰二十兩為一金亦為一鎰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墨涅其面曰黥為後秦殺商君鞅張本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自是年至三十一年商鞅死蓋

鞅之行此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間又十年而致禍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史記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左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從

文侯事見上卷烈王二十三年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癸亥十一年秦孝公燕文公四年楚宣王十二年齊威王二十一年趙成侯十七年魏惠王十三年韓昭侯元年秦敗韓師於西山自宜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齊以鄒忌為相忌初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醳音亦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鄒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鄒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鄒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鄒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鄒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鄒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忌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吾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音叱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

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甲申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五年楚宣王十三年齊威王二十二年趙成侯十八年魏惠王十四年韓昭侯二年 魏韓會於鄗 班志鄗縣屬中山郡此時爲趙地後漢改曰高邑唐爲趙州柏鄉縣贊皇縣地○鄗音臛

乙酉十三年 秦孝公燕文公六年楚宣王十四年齊威王二十三年趙成侯十九年魏惠王十五年韓昭侯三年 趙燕會於阿 趙齊會宋平陸

丙戌十四年 秦孝公燕文公七年楚宣王十五年齊威王二十四年趙成侯二十年魏惠王十六年韓昭侯四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盻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盻子齊之同姓卽田盻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邱縣古高唐春秋戰國之時爲齊故邑城在禹城縣西四十里唐之禹城漢祝阿也○盻音繫高唐卽今高唐州吾吏有黔夫者黔渠金反使守徐州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蒲甚正義曰徐州齊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東平縣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秦孝公魏惠王會於杜平班志京兆有杜陵縣故周之杜伯國也史記灌嬰傳嬰以昌平侯食邑於杜平鄉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社平

共公薨子康公毛立

丁卯十五年秦孝公燕文公八年楚宣王十六年齊威王二十五年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惠王十七年韓昭侯五年

秦

敗魏師於元里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斬首七千級秦法戰而斬敵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級取少梁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邯音寒鄲音丹楚王使景舍救趙

戊辰十六年秦孝公燕文公九年楚宣王十七年齊威王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十八年韓昭侯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忌知其賢進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臏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字林曰輜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釋名曰有邸曰輜無邸曰軿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雜亂紛糾謂理亂絲也控拳者齊臂欲速之意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搏撠音博戟謂救鬭者當善擣解之毋以手相搏撠恐其怒益熾也批亢擣虛批音撇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補註批之爲言撇也謂撇而避其亢滿之處而擣其虛空無備之所則形格勢禁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衝其方虛即上所謂擣虛也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韓伐東周取陵觀廩邱周宗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晉志曰周考王封弟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謂周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共界也陵觀

麋邪皆當時邑縣之名史無所考○楚昭奚恤爲相江乙言於麋邪故城在東昌府范縣義東堡

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昭屈景楚之貴族所謂三閭者也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終已猶言終身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讒昭奚恤故先設是言

荊宣王嘗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

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將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己巳十七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年楚宣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七年趙成侯二十三年魏惠王十九年韓昭侯七年

秦大良造伐魏 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也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魏惠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是年魏都安邑其兵猶强龐涓太子申公子卬未敗安邑不應遽降於秦至魏惠王二十九年卬軍既敗耕獻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大事表不書徙大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惠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書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但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蓋謂傳寫誤譌者遺之

諸侯圍魏襄陵 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余按魏境時不至於鄒班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志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後魏爲禽昌縣隋大業二年改爲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葬於是邑也○襄陵今平陽府襄陵縣

庚午十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一年楚宣王十九年齊威王二十八年趙成侯二十四年魏惠王二十年韓昭侯八年

秦

衞鞅圍魏固陽降之[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稒陽縣是也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稒音固]魏人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記曲禮曰涖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狩至方岳之下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亦於五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班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水經曰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口又東過鄴縣列人又東北過鉅鹿信都謂之衡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而東入海]

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戚午從趙來謂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不害本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黃老黃帝老子之書]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弊袴命藏之○袴脛衣也袴音庫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其寒也加衣覆之寢覺而悅問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昭侯因罪典衣兼罪典冠者其罪典衣以爲失職也其罪典冠以爲越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也

辛未十九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二年楚宣王二十年齊威王二十九年趙成侯二十五年魏惠王二十一年韓昭侯九年

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

兩觀中閒闕然爲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附
亦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圍繞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
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郡庭朝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
輔黃圖曰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
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括地志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
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
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
陽二十九年秦始封商鞅於商號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乚咸陽
今西安府興平縣也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
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蓋欲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
別秦雜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令爲之禁古道
也白虎通曰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
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并諸小鄉聚集
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周禮六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又百家
之內曰鄉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也四甸爲縣此
稍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
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者也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
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懸也懸於郡也漢書音義
所謂大曰鄉小曰聚亦秦制也廣雅曰聚居也縣令丞之官始
此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爲一縣之長以行誥命法律也

丞胡也副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爲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伯莊曰開阡界道使不相干平斗桶權衡丈尺桶當作甬斛也沈括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秦魏遇於形彤周彤伯所封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彤音同

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緤音暬奔韓趙成侯敬侯之子名種太子肅侯語也

壬申二十年秦孝公燕文公十三年楚宣王二十一年齊威王三十年趙肅侯語元年魏惠王二十二年韓昭侯十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章子即匡章也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

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易爲而聲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癸酉二十一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四年楚宣王二十二年齊威王三十一年趙肅侯二年魏惠王二十三年韓昭侯十一年

秦商鞅更爲賦稅法行之 井田既廢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爲賦稅之法

甲戌二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五年楚宣王二十三年齊威王三十二年趙肅侯三年魏惠王二十四年韓昭侯十二年

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乙亥二十三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六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齊威王三十三年趙肅侯四年魏惠王二十五年韓昭侯十三

年　齊殺其大夫牟　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丙子二十四年　秦孝公十七年楚宣王二十五年齊威王三十四年趙肅侯五年魏惠王二十六年韓昭侯十四年

丁丑二十五年　秦孝公十八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齊威王三十五年趙肅侯六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韓昭侯十五年

諸侯會於京師　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爲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眾大之名也

戊寅二十六年　秦孝公十九年楚宣王二十七年齊威王三十六年趙肅侯七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韓昭侯十六年

王致伯於秦　伯如字伯者州二伯九伯之任　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左傳逢澤有介麋焉宋地也杜預註曰地理志晉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括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

己卯二十七年　秦孝公二十年楚宣王二十八年齊威王三十七年趙肅侯八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韓昭侯十七

年

庚辰二十八年秦孝公二十一年楚宣王二十九年齊威王三十八年趙肅侯九年魏惠王二十年韓昭侯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鄒忌爲齊相封成侯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此孫武子兵法也蹶猶挫也半至謂軍趣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註云左傳成七年晉馬陵杜預註在縣東南龐涓死處廣齊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翦谷深可以設伏○馬陵在今大名府城東十里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說文豎布短衣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初太子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死馬陵

齊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爲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爲名臣瓚曰臨淄卽營邱太公營之）求成侯不克出奔楚（爲下齊復田忌張本）

辛巳二十九年（秦孝公燕文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齊威王三十九年趙肅侯十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韓昭侯十九年）

衞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

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索隱曰蓋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嶝皆其地也都安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大梁卽今之開封府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公叔書見上八年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班志

宏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駰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宏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水逕南鄉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商洛縣古商邑鞅所封也按爲商縣於如字號曰商君　齊趙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壬午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楚威王商元年齊威王四十年趙肅侯十一年魏惠王三十二年韓昭侯二十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楚威王二年齊威王四十一年趙肅侯十二年魏惠王三十三年韓昭侯二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鄭京兆之鄭縣也周宣王弟鄭桓公采邑是屬華州宋白續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

盡滅其家〔車裂古之極刑〕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補註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衛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棄灰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傷雖刑之可也　余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夫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尤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衣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悟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因知棄灰於道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流至秦都咸陽南商君蓋臨此以論囚決罪曰論〕爲相十年人多怨之〔按顯王十七年秦以商鞅爲大良造十九年商鞅徙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衡二十一年更賦稅法爲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以五羖羊之皮爲人養牛秦穆公舉以爲相秦人謂之五羖大夫羖牡羊也〕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引趙簡子之言諤諤直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干秦穆公今曰荊之鄙人按史記晉滅虞執百里奚為秦穆夫人媵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為上大夫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謂左傳僖三十年與晉圍鄭也三置晉君一救荊禍三置晉君謂立惠公懷公文公也索隱引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荊未詳余按左傳晉既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殽穆公使鬬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荊禍蓋指此也巴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古者車立乘惟安車則坐乘耳暑不張蓋周禮輪人為蓋蓋所以覆冒車上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記鄰有喪舂不相註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轢者歷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逸詩也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杜預曰駢脅合幹也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後漢志有闟戟車晉志闟戟車長戟邪偃在後唐韻戟名曰闟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也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晞言不久也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微少也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楚威王三年齊威王四十二年趙肅侯十三年魏惠王三十四年韓昭侯二十二年燕文公二十五年

韓申不害卒

乙酉三十三年秦惠文王二年楚威王四年齊威王四十三年趙肅侯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五年韓昭侯二十三年燕文公二十六年

宋太丘社亡班志沛郡有太丘縣又志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中彭城右陵太丘得云鼎耳

之西有大阜者爲太邱宋太邱社亡蓋依邱作社於斯亡夫皆證也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鄒春秋之邾國也東亦鄒縣屬魯爲宋自日滿於鄒平縣漢舊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人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爲知仁義之爲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

吳故也

丙戌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三年楚威王五年齊威王四十四年趙肅侯十五年魏惠王三十六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燕文公二十七年 秦伐韓拔宜陽

丁亥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四年楚威王六年齊威王四十五年趙肅侯十六年魏惠王改元稱一年韓昭侯二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下邳遷於薛改曰徐州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 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韓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彊伐齊 越王句踐之後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 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

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吳之故地漢會稽九江丹楊豫章廬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初都會稽其後北至於檇李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并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檇李亦入於楚矣浙江有三源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甯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黟縣者班志謂之漸江水今之徽港是也三水合爲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於秦山之間也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駱越其後也朝服於楚

甲戌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五年楚威王七年齊威王四十六年趙肅侯十七年魏惠王後二年韓昭侯二十六年燕文公二十九年楚王伐齊圍徐州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楊土在四十西年夏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支數年又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

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燕南與趙接境戰於百里之內言其近也秦欲攻燕自蒲津下兵則隔趙隔趙故必逕上郡之西出雲中九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喝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桓慮音廬通質刳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班志宏農郡宏農縣有秦函谷關漢武帝從楊僕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宏農縣衡嶺後移在河南穀成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二十里○雕陰郡今之綏德州○鄜音夫且欲東兵蘇

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蓋居於鬼谷因以稱之隋志馮翊郡韓城縣有鬼谷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爲號附錄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有少容居講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先生曰二子豈輕喬松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附錄王子年拾遺記云蘇秦張儀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備養或傭力寫書非聖賢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帙以盛天下良書儀游諸侯無所遇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秦聞之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何不一往見之

儀於是之趙秦乃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我殆弗如也今我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我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爲私屬官號）儀遂得以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爲卿而以客禮待之也）舍人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爲後蘇秦死儀方出說六國張本　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蹠蹈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舉足踏弩材手引揍機然後發之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兵之路成皋春秋鄭之制邑亦曰虎牢戰國時爲鄭之屏蔽皆韓之地班志宜陽屬宏農郡成皋屬河南郡　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買也　不

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史記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此本諸延篤註戰國策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數音促曾無所芻牧芻刈草也牧放牧也言魏民人居蕃庶無刈芻放牧之地也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輷音轟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

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武士武卒也詳見後第六卷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蒼頭謂著青幘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擊銳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者異之森林曰取薪之卒曰廝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古者用車戰國始用騎兵車騎異用而並用矣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塞先代反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

頁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班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宿胥瀆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漢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脩縣與大河張甲故瀆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勃海郡亦其境也師古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直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附攷齊地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烏曹所作楚辭菎蔽象棊有六博鮑宏博經曰所藏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蹹鞠史記作蹋鞠以皮為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劉向曰蹴鞠起於戰國之時

所以練武士因嬉戲而講習之或言黃帝所作。蹋音踏筑音竹[illegible]音是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又東過廩丘縣與濮水俱東逕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衞陽晉之道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括地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兖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顏師古曰車并行爲方軌。比頻寐反行戶剛反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爾雅翼狼猛而敏猶能自顧其後蓋狼行而屢顧恐人將其後故也是

故恫疑虛喝（恫音通）驕矜而不敢進（補註恫疑虛喝以脅齊也舊註以為矜韓魏非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小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附錄初秦之之楚三月乃得見）

乎王讀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蘇秦初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鍊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乃歷說六國及是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行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

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金多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賣田忌 事見上二十八年 乃召而復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

紀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六年楚威王八年齊宣王辟彊韓宣惠王燕易王元年趙肅侯十八年魏惠王後三年 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陰晉今華陰縣　齊宣王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庚寅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 楚威王九年 齊宣王 韓宣惠王 燕易王二年 趙肅侯十九年 魏惠王後四年）齊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睾即皋字 郄即卻字右從卩不從卩）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辛卯三十九年（秦惠文王八年 楚威王十年 齊宣王 韓宣惠王 燕易王三年 趙肅侯二十年 魏惠王後五年）秦伐

魏圍焦曲沃班志宏農郡陝縣有焦城左傳所謂晉與秦焦瑕者推括地志焦在陝城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爲名酈道元曰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

顯王四十年秦惠文王九年楚威王十一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四年趙肅侯二十一年魏惠王後六年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耿國晉獻公以封趙夙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志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拔焦於是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征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

也願大王之察之以兵合於三晉則秦必不敢加兵於山東矣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　齊伐宋宋使臧子求救於楚楚王大悅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楚王悅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楚之利也已而楚救果不至齊拔宋五城

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

癸巳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十年楚懷王槐元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五年趙肅侯二十二年魏惠王後七年

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 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蒲陽即今平陽府之蒲州 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 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鄜坊丹延等州北

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循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郎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謂秦者大張儀歸而相秦從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甲午四十二年秦惠文王十一年楚懷王二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六年趙肅侯二十三年魏惠王後八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為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寧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也○義渠卽今陝西道之慶陽府秦歸焦曲沃於魏曲沃卽今之平陽府曲沃縣

乙未四十三年秦惠文王十二年楚懷王三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七年趙肅侯二十四年魏惠王後九年趙肅侯將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至是而薨子武靈王立置博師閒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索隱曰武靈王名雍

丙申四十四年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八年趙武靈王雍元年魏惠王後十年夏

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衞平侯薨子嗣君立衞有胥靡亡之魏漢書音義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髡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朱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因為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聞衞客事王三年而不得見是王緩

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魏王乃趣見衞客

丁酉 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十四年楚懷王十五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九年趙武靈王二年魏惠王後十一年

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班志陝縣屬宏農郡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周召分陝而治即此也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 爲後齊大夫殺蘇秦張本爲後齊有醜女曰無鹽其爲人也白頭深目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要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衒嫁不售乃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左右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之强顏女子也宣王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干萬乘亦有奇能乎無鹽女曰無有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喜也無鹽女於是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聞其說無鹽女曰大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讎姦臣內聚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璧琅玕龍

翡翠珠璣綿連娛飾爲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爭先忠者不得進諫者不得通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聞之奄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乃今一聞寡人之殆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立太子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俳音排

戊辰 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十五年楚懷王六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十年趙武靈王三年魏惠王後十二年

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服虔曰齧桑衛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裴駰曰晉地索隱曰衛地余按漢武帝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漢王梁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收大梁齧桑則徐說爲近之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己巳 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十六年楚懷王七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十一年趙武靈王四年魏惠王後十三年

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

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此曲沃在河東，晉桓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復陰厚張儀益甚。

庚子　四十八年。秦惠文王十七年，楚懷王八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十二年，趙武靈王五年，魏惠王後十四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靚音靜。

燕易王薨，子噲立。

齊王封田嬰於薛，班志：薛縣屬魯國，夏奚仲之國，後遷於邳，仲虺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里。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勅之以其職。禮記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註：其眾之凡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

靖郭君欲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客通。」客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臣不敢以死

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之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也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元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羅綺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何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郭君卒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舍業爲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有楚邱先

生者披蓑襟素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吾老惡君謂吾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

盧懸上以侮其君下以㓰其民是奚人之雄也烏足尙哉書曰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有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戍許諾（釋名曰劍撿也所以防撿非常也）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戍趨去未至中閨（宮中小門曰閨上圓下方如圭故謂之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邶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鄭氏箋曰此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郭璞曰今菘菜也孫炎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曰菲芴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芴土瓜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葍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諼虛遠反芴音勿葍音福孟嘗君有焉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

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若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晉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也自晉文襄以來迭秉國政後皆僭大夫分晉　齊簡公使闞止爲政陳成子憚之已而陳常殺闞止弒簡公　蘇代曰魏相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相外名倚與國以爲重而內爭權所以幾日削也　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